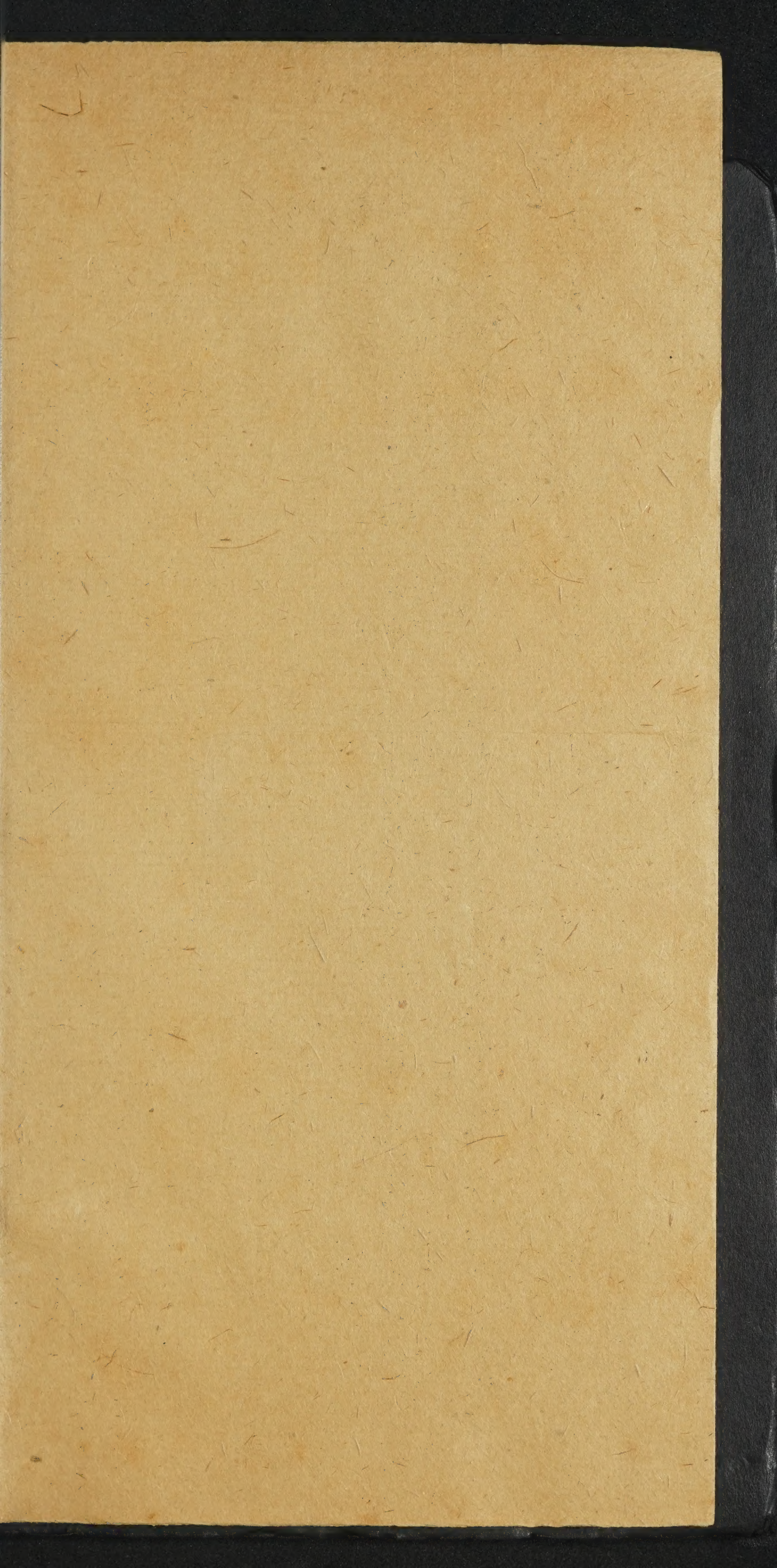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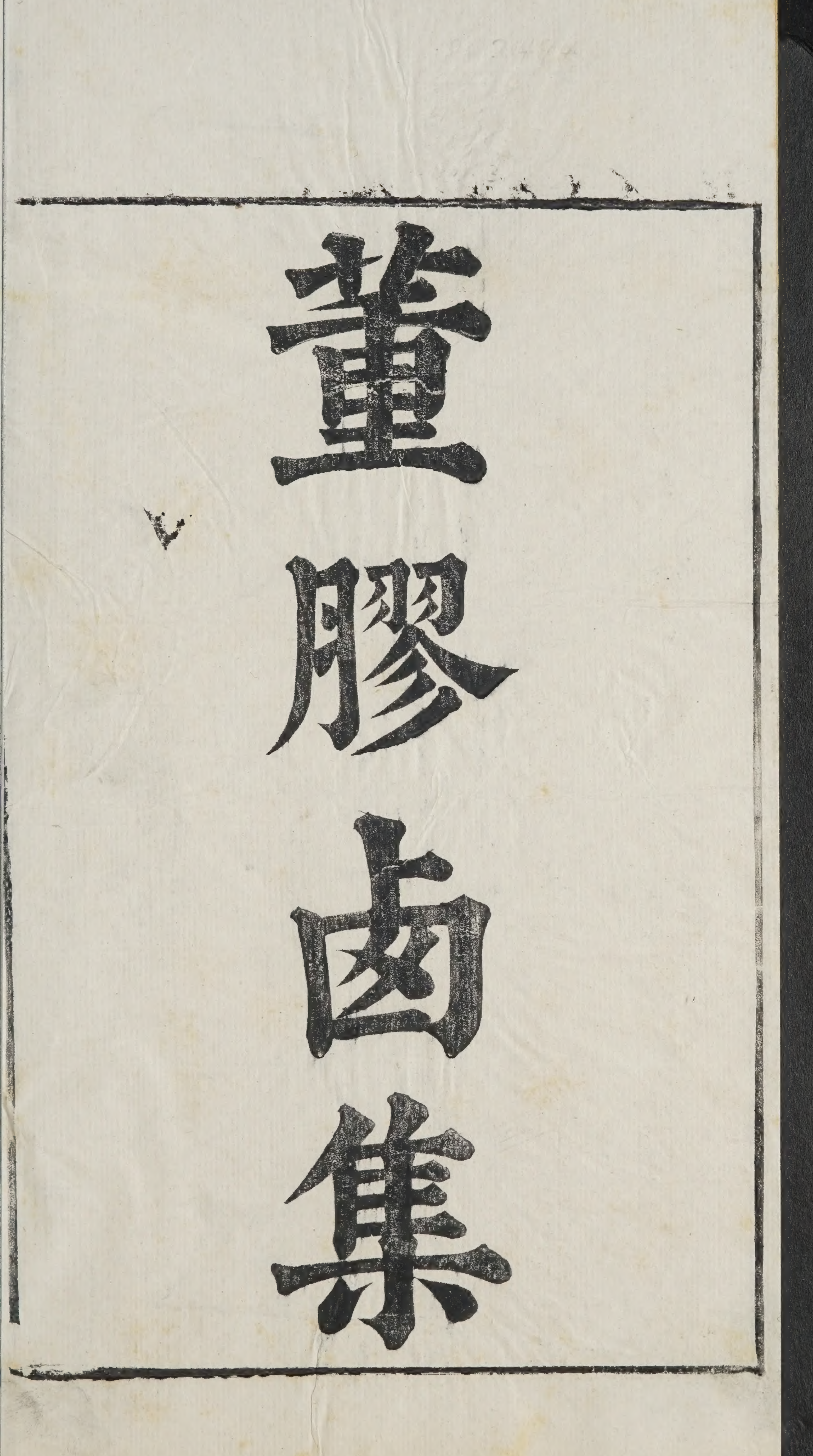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叁冊

漢 董膠西





董膠齒集

董膠西集題詞

史記儒林傳載廣川董氏與胡毋生春秋同列無大褒異至漢書始特爲立傳贊述劉子政與劉歆劉龔言論抑揚其辭以寄鄭重凡人輕今貴古賢者不免太史公與董生並遊武帝

朝或心易之孟堅後生本先儒之說推崇前輩則有叩頭戸下耳正誼明道西漢絕學遂爲儒宗三策三對君臣喜起文章大醇禮記儔也公孫用事同學懷妒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悲哉董生向賦不遇今其然耶然尊孔

氏斥百家立學校舉茂孝王者制度皆發自董生身雖廢言何嘗不顯哉高廟燔災閒居擬對私家書也主父挾奏呂生妄譏下吏當死漢法失刑與誅腹誹何殊宋儒因武帝好殺窮跡淮南曲罪董生一對上敉殘賊將

生罪反居張湯上乎非論之平也

婁東張溥題

董膠西集目錄

賦

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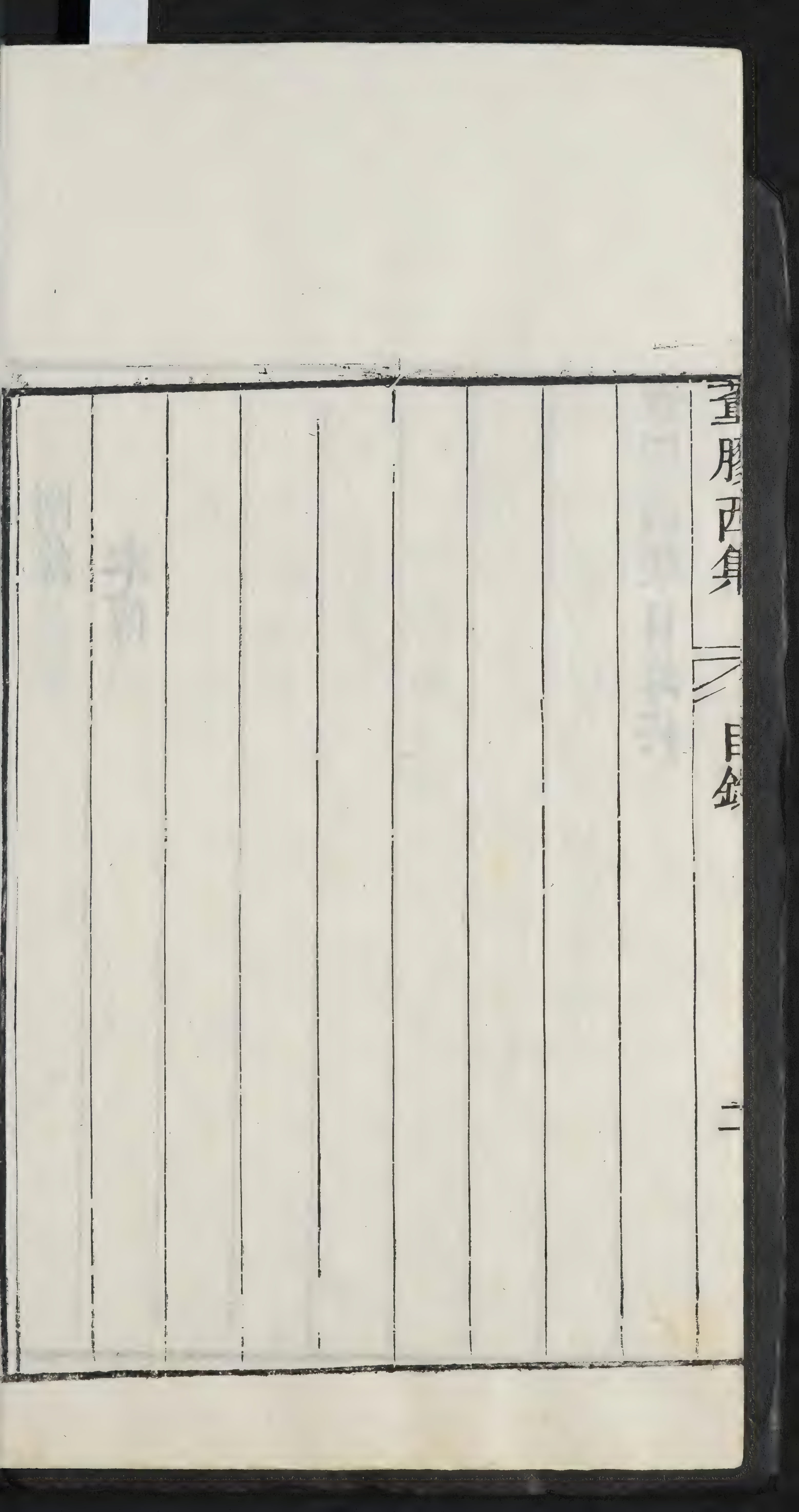
章

書

對

頌

董膠西集目錄終



董膠西集卷全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

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嘔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

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
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
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
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
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
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
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
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
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

顯荀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策

賢良第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

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

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治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

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巳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敎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

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使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於。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

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

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

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

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逹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成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
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
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
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
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
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

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令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

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惟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敎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

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以順天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
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
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
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
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
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
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
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
之寔。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
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
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
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恠者夫古之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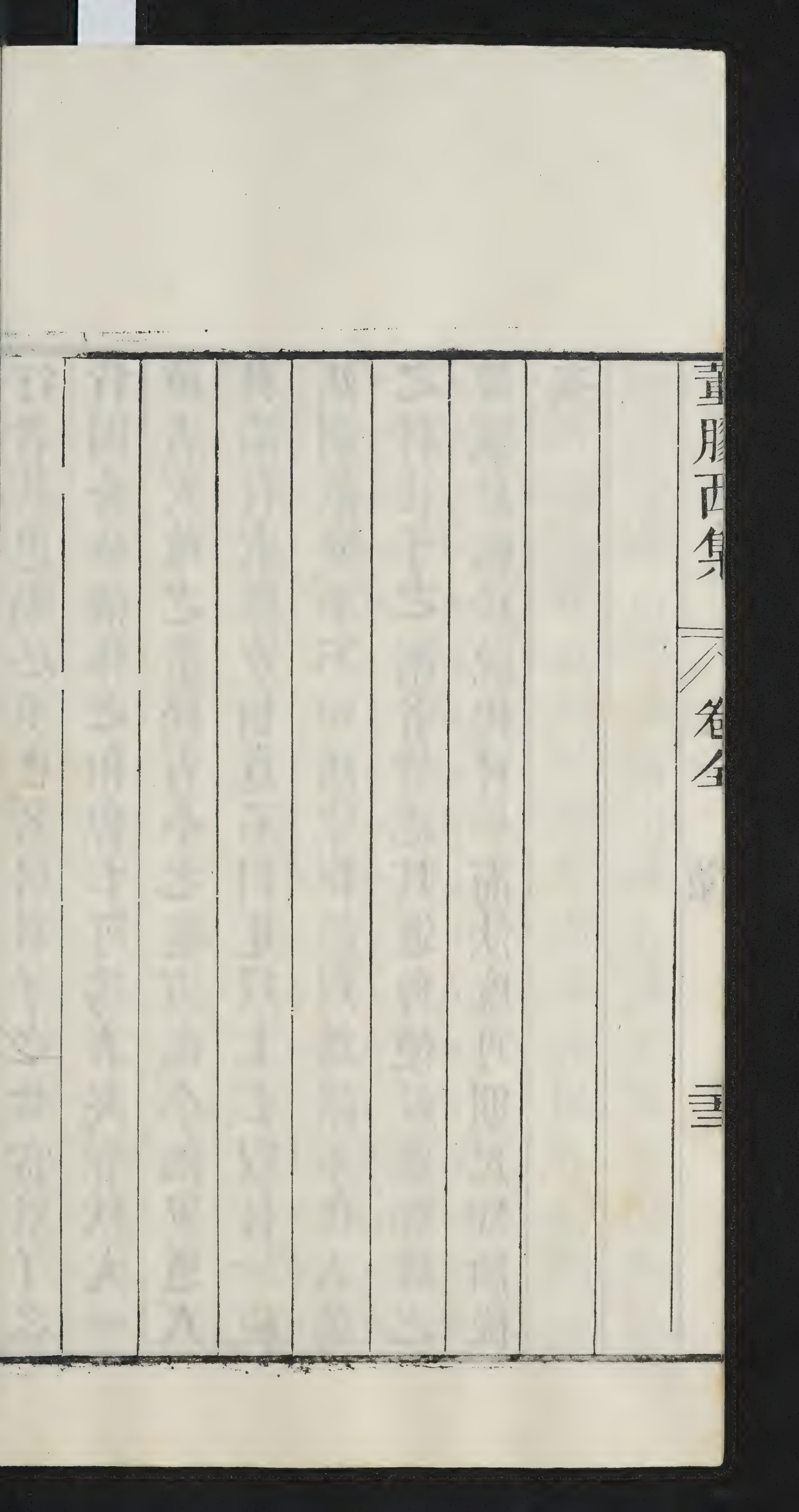
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

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

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

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
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
矣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

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俟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群心所重。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

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
周公下士之義卽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
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
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
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
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
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
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
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

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竝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

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
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

禮亦不當立。與會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
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
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
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
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
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
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
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
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

燔遼東高廟逌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

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

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敂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

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

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

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

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

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曾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曾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曾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曾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

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
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
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
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巃嵸嵓嶊。嵬崔嶵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

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 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

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

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
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
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
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
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

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

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

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

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

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

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讐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顯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强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寳、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

君。曾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簒。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蝕之

言朔不言日。惡曾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璧。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逼于夫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絶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

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

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

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泌。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徧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
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胄、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
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

莒晉皆弒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般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灾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灾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

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

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
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
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
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
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
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
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

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
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
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
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
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
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
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
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董膠西集終

